

書林學海話滬桑

——訪 廬 山 圖 書 館

王 完 章

当晓雾逐渐散去，金色的朝晖透过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洒向山城东谷一长列浅绿色的楼房时，庐山图书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四人帮”横行时，这个门庭冷落的地方，现在变得生气勃勃，门庭若市，从早到晚应接不暇。

到庐山图书馆来的读者不仅有本山的读者，还有来自祖国各地上山来疗养的疗养员、作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这个馆有古籍图书，外文书籍，科技书籍，社会科学、内部书籍、期刊报纸等五个书库收藏着丰富的各种图书。每间库里整齐地排列着高至天花板的书架。那种类繁多的图书，使人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象在书海学林中驰骋一般。据该馆人员介绍，全馆共藏书三十多万册，种类之多，珍本之富，在我省是少有的。其中中文古籍书库藏书四千八百部，五万四千册，这是一批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其中有明代刻本七十部，1200册，清康熙刻本八十部，1658册。有些明清刻本有颂明反清的内容，为清统治者所畏忌，被列为禁书应加焚毁。例如该馆珍藏的明刻本《皇明绳武编》三十四卷，系明朝万历廿一年吴瑞登撰。“其书所纪，具明穆宗以前诸帝事迹”，清统治者指出该书有十多处对清统治不利的“偏谬语，应请抽毁”。此外，该馆珍藏的明刻本《古今治平略》三十三卷，也被列为应焚毁的禁书。这些侥幸保存下来的禁毁书，有如“凤毛麟角”，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一定史料价值，是

难得的珍本。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多种地方志，是我们研究祖国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士嘉同志为了编辑和修订《中国地方志综录》，需要参阅吴宗慈先生编著的《修志论丛》。此书当时印刷数量极少。朱士嘉同志曾经多方查询，没有找到。一九七七年他上山旅游，在庐山图书馆偶而找到了这本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凭有心人。这个馆共藏有解放前图书三万册，报纸五十种，二百九十册，其中包括《国学基本丛书》、《百科全书》、《大学丛书》以及各种杂志、银行周报，调查报告，考察报告，财政清册等历史资料，是研究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的重要资料。这个馆的外文书库藏书也比较丰富，有三万一千册，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绝大部分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英文原版著作。例如，1898年伦敦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和狄更斯、夏绿蒂勃朗特、巴尔扎克、雨果、荷马、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名作家作品的英译本。这个馆还珍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英汉字典，例如，1892年伦敦出版的《汉英大字典》，1916年美国出版的《伟氏大字典》，1927年伦敦出版的《英文标准大字典》，三本字典全是八开本，共有六千七百六十七页，加起来有一尺五寸厚，十六斤重，收集的英文词汇相当丰富，是早年进行翻译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该馆藏书量最大的还是解放后出版的各

种图书资料，有十多万册，报刊杂志六万册（每月一册），其中有马列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众多的社会科学书籍。这么丰富的藏书，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现在，也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未来，是知识的宝库，进步的阶梯。一九六一年九月，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向该馆借阅了古籍《昭明文选》和《元诗选》等书籍，是该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

庐山这个不满一万人口的山城，为什么藏书如此丰富——平均每人30多册呢？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年代。庐山由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成为游览圣地，避暑佳境；同时，也由于从古以来，这里寺院众多，藏书丰富，环境幽静，是个研究学问的好地方，所以，从东晋以来，这里就成为名士墨客，诗人学者的荟萃之所。

庐山藏书由来已久，从晋到清一千多年都有藏书的记载。有据可查的藏书的寺院有三十五处之多，著名的有东林寺、秀峰寺、海会寺，李白读书堂，南唐李后主读书堂，白鹿洞书院，莲花禅院、黄龙寺、李氏山房等等。其中李氏山房藏书万卷，被誉为“宋代的图书馆。”书籍来源有皇帝御赐，官吏编纂，学者捐赠，僧道捐募等等。藏书种类有正经、史，名臣文集，诗集碑帖，但大量的还是佛经、道书。例如，莲花禅院就藏有廿四史，道书全藏，佛经半藏，这些书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起过一定的作用。著名诗人和学者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朱熹、陆游、文天祥等都批阅过这些藏书。白居易任江洲司马时，就经常到东林寺藏经楼读书，并将其《白香山文集》六十卷赠给寺僧，纳入东林寺藏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有廿多个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窜入庐山，开辟租界，消夏避暑。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在庐山闲暇消遣，同时对庐山人民进行文化侵略，于一八九九年

前后在庐山成立了一个公共图书馆。馆内藏书千册，报章十种，全为外文书报，专供西人阅览，中国人民不能问津。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在庐山轮训中下级军官围剿苏区的需要，在外人举办的基础上又开办了一个庐山图书馆，广泛征集各种反共书籍，专供军官阅读，庐山的普通老百姓不能问津，这个图书馆只开办了四年终因管理不善，经费不足而停办。

一九三九年四月，日军侵入庐山。图书馆成为日军军用仓库，珍贵善本被盗走，一般图书遭践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粉饰太平，笼络人心，曾经扬言要“恢复庐山图书馆”，终因内战告急，无暇顾及，恢复之说终成一纸空文。一九四六年庐山图书馆每月经费只有伪币五万元，不够开支馆内人员工资，当时国民党一个师每月的开支达十二亿伪币，可以举办二万四千个庐山图书馆。窘迫之状，可见一斑。

解放后，气息奄奄的庐山图书馆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拨给了大批经费为庐山图书馆修理房屋，添置设备，购置图书。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馆内工作人员一般为八人，每年购书一万二千册左右，订购报刊杂志近二百种，年接待读者三万人次以上。庐山图书馆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图书工作，在工厂农村建立了二十四个图书网点。夏季在仙人洞，含波口等风景点建立了流动的图书网点，为辅导读者阅读，还搞了一些图片宣传和专题讲座。一九五六年请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凡讲《三国演义》和《阿Q正传》，听众达三千人，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庐山图书馆也遭到了空前浩劫。他们把庐山图书馆改成了“文卫造反司令部”，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图书馆管理人员被调走，改行、读者不敢进门。阅览室和书库成了造反

派的办公室和宿舍。图书用草绳捆着堆放在阴暗潮湿的角落，许多珍贵的古籍霉烂，外文技术资料白蚁为害严重，用刀在书上挖得百孔千疮，或整捆整捆图书被烧成灰烬的厄运接二连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庐山图书馆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了山党委的议事日程，加强了领导，充实了人员，修整了书库，购买了新书，开放了大量封存的旧书，恢复了过去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制度。实行开架阅览。庐山图书馆又显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他们根据周总理生前关于编辑古籍善本书总目的指示，组织力量，用一年多的时间，把馆藏的六十部，一千六百余册古籍善本书已整理著录完毕，制出了卡片，供编纂使用。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需要，外借处办理了借书证一千一百个，并开展了农村十二个图书网点的借阅工作。为了配合庐山旅游事业的开展，他们对来山开会，疗养的客人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专门人员，积极开展了为科研，生产服务的情报，检索、参考咨询工作，例如：一九七七年全国编辑古天文资料的专家们在庐山开会，该馆就为他们提供了多种有关古天文的资料。同年，武汉地质大队为了进行某项地质研究，该馆提供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同志三十年前绘制的《庐山地质图》。一九七八年全国物理年会、全国儿童读物出版会议在庐山召开，他们及时满足了会议查询有关技术资料的要求。去年，他们还协助北京图书馆为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第四纪冰川地貌会议举办了“国外地质期刊展览”。此外，外交部、邮电部、国家旅游总局、中央气象局、上海电影

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南京大学等十多个单位都借阅过该馆的资料。还有特赦人员蔡省三先生为了写一本有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回忆录，也到庐山图书馆借阅了该馆的有关资料。现在，全国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与该馆建立了深厚友谊，经常来信联系，有的还赠书留念，庐山图书馆不仅是庐山青少年业余自学的场所，科技人员攻关的加油站，也成了全国知名人士查阅图书资料，交换科技情报的地方。

庐山图书馆成立八十年的沧桑史说明，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还是国民党的军阀，还有那个诬蔑图书馆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的林彪、“四人帮”，都是打着“关心教育”、“发展图书事业”的幌子，干着摧残民族文化，推行“愚民政策”的罪人。只有当庐山图书馆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中才赢来了自己的春天。当我们结束这次访问，告别庐山图书馆的时候，一抹斜阳透过丛林染红了藏书大楼的门窗。这时，我们发现，在绿树丛中，一栋占地二千八百平方米的新的图书馆大楼正在破土施工。是的，四化建设需要人才，人才需要知识武装。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庐山图书馆这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宝库，规模将越来越大，藏书将越来越多，服务面将越来越广，它将在新长征的途中，为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发挥更大的作用。

